

今年年初，正是劇場工作清閒之日，苦尋兼職外，尋思賣文為生。電腦裡有幾篇多年前寫的幾些小故事，無人青睞，決心燴於一鼎，終成《早安主婦》。

久未從頭撰寫劇本，過程好似逃獄，拿著一支鐵湯匙挖隧道，不知何時可見天日，數度關閉 word 檔，大喊這什麼爛東西我不要寫了，但隔幾日又重新拿起湯匙，做那狼狽的苦差事。

這次寫作不避俗語、不諱通俗，那些讓人臉紅的臺詞，盡在自我笑罵中築打而成，雖警扭如此，很希望將這份作品獻給對劇場陌生的觀眾，例如那些為家庭奉獻一生的主婦，讓他們在韓劇之外，能有新的選擇。

舞臺劇本組 入選

詹傑

二〇〇八年起，將創作軌道涉入影視暨舞臺劇編創領域，同時任職藝文記者、節目編企，持續報導並推廣表演藝術。劇作大量汲取歷史人文素材，並積極回望臺灣當代社會議題，期與民眾產生深切對話與共鳴。劇場作品有：《逆旅》、《寄居》、《萊拉》、《像我這樣的查某人》等，影像作品有：《刺蝟男孩》、《長不大的爸爸》、《降生十二星座》，並以《刺蝟男孩》獲第四十九屆金鐘獎最佳編劇。



愛滋味 The Taste of Love

場景

場上僅陳設簡單桌椅，透過多元組合，寫意地表達出不同場所。

當場景坐落於學校，背景聲不時可以聽見自遠方傳來，揮之不去，悶悶地、偶爾尖的工廠作業聲響。

角色

李思誠，輔導老師，四十二歲。

梅家玲，校長，與思誠同年。

小瑜，國三中輟復學生，十六歲。

楊毅傑，二十來歲的代課老師，教授數學。

偉軒，思誠男友，年紀比思誠小七、八歲。

註：毅傑和偉軒，由同一位演員扮演。

序場

（燈亮時，小瑜坐在中央位置，正念著一份悔過書的末尾，校長梅家玲、導師毅傑、輔導老師思誠隔著一定距離，圍繞小瑜坐著，眾人目光聚焦在小瑜身上。）

小瑜：我陳佩瑜，不但傷害同班同學，還說謊誣告老師，我對自己的行為感到非常後悔。我知道自己錯了，希望大家能夠再給我一次機會，讓我可以繼續留下來讀書，我會跟大家一樣，當個努力用功的好學生……

（小瑜唸完悔過書，低著頭，沉默望向桌面。）

（校長家玲起身走了過去，拍拍小瑜，安慰著她。）

（毅傑遠離小瑜，走到一旁，思誠見狀，走近。）

思誠：辛苦了。

毅傑：不會。

思誠：這一切的事……挺不容易的。

毅傑：是呀，半大不小的孩子，願意承認自己錯了。

思誠：我是說你。

毅傑：我？

思誠：我聽說了那個女孩的事。每一科的老師聊到她都搖頭。

毅傑：是我的責任。雖然我只教他們這一年，但我是導師。

思誠：那些指控很嚴重。學校一定得採取行動。

毅傑：我明白。

思誠：可是每位老師聊起你都是講不完的誇獎。

毅傑：像是什麼？

思誠：優秀，幾乎完美。

毅傑：如果是，這些狀況就不會都發生在我班上。

思誠：……毅傑老師，我記得你教……

毅傑：數學。

思誠：可怕的科目！

毅傑：我研究所畢業時，寫的題目是機率。

思誠：可惜我從國小以後數學就沒好過。

毅傑：我很喜歡數學。數學精準、客觀，一點都不模糊。

思誠：就是這點討人厭！

毅傑：會嗎？

思誠：最近我連加法也開始討厭了。有些數字讓人特別敏感。
毅傑：像是……

思誠：四十二或四十三。如果有人問起，我希望最好可以無條件捨去。

毅傑：（恍然大悟）……其實你看起來一點都……

思誠：（打斷）看吧，有些數字就是特別敏感。

你可千萬別跟校長提到這兩個數字，她比我還敏感好多倍。

（兩人相視而笑。）

（思誠轉頭望向身後的家玲，她正和小瑜小聲交談著。）

毅傑：謝謝你。特地來幫我打氣。

思誠：我明白代課老師的壓力。

毅傑：你也當過代課老師？

思誠：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毅傑：現在呢？他考上正式老師了？

思誠：（搖頭）他……生病過世了。今年的事情。

毅傑：真是太可惜……

思誠：所以你要繼續堅持下去。

毅傑：我很感謝校長給我這個機會。

思誠：我想，你明年繼續留下來的機率很大。

毅傑：我也這麼希望。但很多家長和老師私下都在講，這座學校很有可能要被整

併。校長承受的，比我們都大多了。

（隱隱的工廠聲響傳來。）

思誠：放心。她撐得住。我和校長是老同學了。

毅傑：接下來呢？你會怎麼處理？

思誠：我會約那個女孩聊聊天，這是輔導老師的責任。

（思誠又回頭望向女孩。燈漸暗。）

第一場

（諮商室。思誠站著，出神望向某處，彷彿等待時間消逝。窗外不時傳來孩童嬉鬧聲，偶爾夾雜一陣來自遠方，鐵工廠的金屬敲打尖銳噪音。）

（校園鐘響，孩童聲遠去，天色轉暗，終至靜寂。）

（思誠看了看錶，收拾桌上東西，正要走時，家玲走進。她看上去非常疲倦。）

思誠：校長。

（家玲自顧自坐下，從包包拉鍊暗袋，拿出菸和打火機，正準備點，停下。）

家玲：我下班了。

思誠：真是該來的不來。

家玲：（抽起菸，笑）有我來看你，要偷笑啦。

（思誠不動聲色地鎖上門，轉身，忽然盯著家玲下半身看。）

（家玲順著思誠眼神，發現裙角好幾處髒汙，用力搓了一下，發現都已乾涸。）

思誠：妳穿淺色裙子看起來就像今天營養午餐的香蕉。過熟。

家玲：你如果整天去和那些敲牆、挖地板的工人混，能好看到哪。

思誠：我今天有從這裡觀察他們一下。還不錯！尤其天氣熱的時候。

家玲：顯然我們看的地方不一樣。

思誠：我都不知道妳被派來這裡當苦力。

家玲：我是來這裡打仗的。

思誠：所以替代用的校門口已經決定要開向哪邊了？

家玲：我今天去和附近工廠談，他們怎樣都不願意讓條路給我們。我連多替孩子們著想這種話都說出口了。

思誠：沒用嗎？

家玲：我們的學生最近才把人家停在工廠門口的機車給燒了。

思誠：起碼證明這裡的學生和附近民眾互動頻繁。

家玲：幸好跑得快。監視器只拍到兩個女生的學生制服。

思誠：年輕真好。

家玲：年輕人才容易把自己的路堵死。人家現在不願意讓我們把校門開在那邊。

思誠：他們總會找到自己的方向，無論那條路是通往哪裡。

家玲：還沒等他們找到方向，我就先走投無路了。工廠老闆建議我，乾脆蓋一道圍

牆把學校封起來，免得我們的學生又出去作怪。

思誠：聽說明年這間學校可能就不在了。

家玲：很可能。

思誠：那還整修什麼？

家玲：只要有我在的一天，這間學校就會繼續撐下去。無論遇到什麼狀況！

思誠：看來妳麻煩不少。

家玲：你是說哪一樣，我已經多到記不起來。我現在跑教育局報告，跟跑廚房一樣。

思誠：去的時候有化妝？

家玲：他們比較喜歡看我灰頭土臉的樣子。

思誠：可能是妳妝化得不好。

家玲：到我這年紀，化妝是為了對這世界有交代，也對我自己有交代。

思誠：（笑）玲，妳真是一點沒變。

家玲：怎麼沒變！超過四十歲還不結婚的女人，會越來越可怕的。

思誠：教育局現在應該管不到妳了，新聞最近每天都在報營養午餐貪汙的事。

家玲：爆一個、查一個，很快校長就會絕種。

思誠：……阿國學長的狀況，我想你比我清楚。

家玲：案子都還沒起訴，他就頂不住壓力了！

思誠：真不曉得，怎麼會走到這地步。

家玲：記者說他是畏罪自殺，要湮滅罪證。現在每個跟他有交情的人都閉嘴了。

思誠：我相信阿國學長的為人！他當校長那麼多年，生活一直不太富裕，不會去拿

那些錢。

家玲：人都死了，再多相信也沒用。

（停頓。思誠望著家玲，話到嘴邊又止住。）

家玲：那個女孩今天沒來找你？

思誠：你說小瑜？很少有人敢連續放我三次鴿子。

家玲：你明天去她班上看看。

思誠：那我明天先去總務處一趟，領條粗一點的繩子再去。

家玲：我沒在跟你開玩笑。

思誠：我也沒有。如果她自己不願意，來了也只是坐在這裡和我對看四十五分鐘。

你知道那種感覺有多差嗎？你會忽然覺得自己像是酒店坐檯的老小姐，還是整間店裡面最醜的那個。

（家玲總算笑了出來。）

家玲：像你這種滿嘴鬼話的輔導老師，總能弄點什麼辦法出來吧。

思誠：讓她轉校吧！

家玲：不行。

思誠：為什麼？她根本不屬於這個校區，為何要跑這麼遠來上學？

家玲：她就是被轉介到這裡來的。

思誠：現在證明這裡也不適合她。

家玲：我收了她的，就要讓她在這裡畢業！

思誠：我還沒把她的資料全部看完，但這整間學校的老師和同學都不喜歡她，只有毅傑老師站在她那邊。

家玲：她只是犯了點錯，沒必要趕她走。

思誠：她把同學關在廁所裡，脫了人家衣服，還潑了一整桶髒水。

家玲：她反省了，也寫了悔過書。

思誠：那個同學的媽媽怎麼辦？她還是家長會會長！

家玲：我會搞定家長會。

思誠：妳怎麼搞定？

家玲：我會負責！

思誠：妳怎麼負責？

家玲：你現在是在模仿那個媽媽嗎？

思誠：相信我，那個媽媽長得很苛薄。到最後，妳和那孩子，一定有一個得走人。

家玲：所以現在我不但沒有新校門，也留不住那個孩子。

（家玲望著思誠，投注諮詢目光。）

思誠：我沒有要趕她走的意思。

家玲：我相信她會改。

思誠：我也相信。但是對她來說，怎樣會是最好的處理方法？

家玲：讓她把書好好唸完。

思誠：我同意。

家玲：讓她留下來，然後轉班。

思誠：（嘆氣）……妳要去哪裡找一個班級來收她？

家玲：我來想辦法。

思誠：既然妳都決定了，那我就不插手。

家玲：不，你要幫我說服小瑜轉班。

思誠：難道她想留在原本的班級？

家玲：這是她唯一的要求。

思誠：今天在輔導會議上，你們就是在講這事？

家玲：我拒絕她了。

思誠：妳想她會乖乖照辦嗎？

家玲：被她霸凌過的同學還待在班上，還是保持一點距離比較好。

思誠：應該不只這樣吧。她曾經指控楊老師對她有身體上的接觸，可是學校沒有召

開性評會調查這件事。

家玲：後來沒有成案。那女孩承認自己說謊。

思誠：就因為這樣撤案？

家玲：她指控楊老師的時間，楊老師正在辦公室和我一起討論班級事務。

思誠：這不是小事。

家玲：有我的擔保難道不夠？

思誠：好啦，我又沒有懷疑妳。所以我該拿這個孩子怎麼辦？

家玲：你只要讓她不要繼續惹事，轉班好好把書唸完。撐過這學期，他們就會全部畢業，然後就交給別人煩惱了。

思誠：還真會為難我。

家玲：我是校長。我的工作就是為難你們。

（思誠伸伸懶腰。）

思誠：看看妳把我拉到什麼火坑來。

家玲：你能來這裡陪我，我很高興。

思誠：總算有點人話了。

家玲：我還以為你會拒絕這個職缺。我們這裡常常連代課老師都找不到。

思誠：我本來打算拒絕妳。我上 Google map，發現要轉兩班公車才可以到，教學熱

情馬上被澆熄一大半。

家玲：所以是什麼讓你改變心意？

思誠：想妳。

家玲：我寧願單身到死，也不會答應跟你在一起。

思誠：我是真想妳。

（停頓。）

家玲：……你都好嗎？開學以後忙到現在，一直沒時間好好問你。

思誠：我準備好了，問吧。

家玲：你看起來很……

思誠：老！

家玲：疲倦！

思誠：老和疲倦是差不多的。

家玲：那就請個幾天假，休息一下。

思誠：不是那種累。

（停頓。）

家玲：我想，毅傑老師不適合你。

思誠：講到哪去。

家玲：你今天不是拉著他講了一陣子的話。

思誠：他讓我……想到偉軒。

家玲：那我判斷沒錯。你專吃嫩草！當年你還在當研究生助教的時候，就已經把偉軒拐走了。

思誠：今天待在這裡一整天：我感覺自己好像年輕了二十幾歲，又回到以前在政大附近租的無敵小小套房，就是潮濕又有霉味的那間。我和偉軒，兩個大男生手長腳長擠在一張小床上，早上起來的時候，身上常常全是天花板油漆剝落的白粉，好像在拍日劇《東京愛情故事》最後一集裡頭的雪景。

家玲：那你是哪一個？

思誠：我是鈴木保奈美。

家玲：骨董一樣的日劇女主角！我以前還剪過她那種瀏海……人好像到某個年紀以後，年輕時候的事記得特別清楚。

思誠：所以妳真的沒變。大一迎新宿營的時候，妳臉上妝就很濃了。

家玲：多久的事，還拿出來講！

思誠：誰叫妳這麼久都不來大學同學會！那一大票老同學都說，妳現在是六年級最

年輕有為的校長，不屑跟我們這群廢材混了！

家玲：同學會?!我看作是姊姊會吧！有些人的女兒，都大得可以來唸我們學校。

思誠：如果妳是擔心這個，我們兩個單身代表，可以自己躲在角落划酒拳。

（停頓。兩人相視而笑。）

家玲：聽到偉軒的事我很難過，我還以為……

思誠：以為我們會結婚，然後生個女兒來這裡上學？

家玲：畢竟你們都在一起十幾年了。

思誠：每年都說要分。結果最後還是我照顧他，送他最後一程，也算有始有終。

家玲：怎麼會一個簡單肺炎，人就走了。我到現在還不明白。

思誠：要死還不容易，活著才難。

家玲：我原本想打電話給你。

思誠：不用！知道的老同學，一個一個打電話來，我差點淹死在安慰裡。

家玲：看來參加同學會，多少還是有點用。

思誠：我們幾個死黨，決定以後每年都辦同學會，不然實在跟不上大家速度。才隔幾年，就已經有人結婚又離婚，然後又再婚，現在連孩子都蹦出來了。

家玲：你們這是見不得人好。

思誠：聽說他們已經分居了。我們有開賭盤，大家都押他們撐不到年底！

家玲：還真會挖苦人。

思誠：今年秀芬沒來，我們一下子少了兩個人。以前都是她和阿國學長一起出席。

家玲：自己的先生自殺，你要她怎麼面對？

思誠：我們也沒敢打給她，大夥都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

家玲：慢慢來吧。總要花點時間來接受。

思誠：別講得那麼輕鬆。我知道阿國學長對妳的意義，跟偉軒對我一樣。

家玲：哪裡一樣？我連他喪禮都沒去。我們就只是學長、學妹的關係。

（停頓。家玲點起另一根煙，深吸，吐出。）

思誠：當初大家都以為，妳和阿國學長最後會走到一塊。畢竟你們一起念書，一起

考試，一起當上校長。

家玲：真對不起，害你們的賭盤賠慘了。

思誠：學長和秀芬結婚後，你就幾乎沒再和我們這群老同學聯絡。

家玲：聯絡了，又能怎樣？跟你一樣淹死在安慰裡？

思誠：只是可惜你們就這樣斷了。

（家玲將手上的煙，用面紙捻熄。）

家玲：其實我們還有見過一次面。就在他死前幾天。

思誠：他來找妳談什麼？

家玲：沒談什麼。我們……約會，像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一樣，晚上約在公園見面，

蚊子多到不行。

思誠：就只是這樣？

家玲：像他這種老實人，連汽車旅館也沒去過，還能做什麼。我們就只是聊聊以前，聊一起準備考試的時候，聊剛考上的那種開心，然後就沒了……我告訴他，

我開始覺得自己像是一臺轉不停的電風扇，以為一直動，就可以把所有東西都甩開，結果停下來以後，才發現全身都是灰塵，讓人看了討厭。

思誠：起碼我不會。我不會討厭妳。

（停頓。）

家玲：老實說，我滿羨慕你的。

思誠：羨慕我什麼？

家玲：你和偉軒一起擁有過那麼多時間。

思誠：心理學家研究，熱烈的愛情最多只有兩年。

家玲：那過了兩年呢？

思誠：你會開始體會到不一樣的東西。

家玲：看來我是體會不到了。現在我只剩下這間學校。

思誠：學校一定可以在妳手上越變越好的。

家玲：有建商盯上這裡，附近的地價已經悄悄在漲！如果學校廢了，被整併，這些

家裡沒錢的孩子就會被趕到更遠的地方去。

思誠：還不就是一座校門！大不了晚上我們搬水泥，摸黑去蓋。有我在。就算要燒

黑心建商的機車，我也會拉著妳跑。保證不會被拍到。

（家玲望著思誠。）

家玲：思誠，我不是一個好校長，也許好多事我都做錯了。到最後，只剩下我一個
人不知道為了什麼在繼續奮戰。

（思誠給家玲一個擁抱。）

思誠：我會幫妳搞定那個女孩的。有我在，不怕。

家玲：（環抱住思誠）矯情。

思誠：我承認我是賤人。

（停頓。）

家玲：老頭。

思誠：這個世界上，除了偉軒，只有妳會這樣叫我。

家玲：（笑）老頭。

思誠：我在。

（燈漸暗。）

第二場

（黑暗中，遠處有聲音喊著「老頭」。）

（燈漸亮時，思誠佇在桌旁，向著聲音來處望去，年輕的偉軒走出。）

（偉軒手上提著一個外出旅行袋，此處象徵場景是兩人共有的賃居處。）

偉軒：老頭。

思誠：要出門？

偉軒：你媽不是要來住幾天。

思誠：那是後天。

偉軒：你也得花時間整理一下。

思誠：花不了多久。

偉軒：浴室和臥房我都弄好了。

思誠：不弄也沒關係，我媽知道你住這。

偉軒：她只知道我偶爾會來借住。用學弟的身分。

思誠：那就不用收啦。

偉軒：沒有哪個偶爾借住的人會有自己固定的毛巾和牙刷。

思誠：但她上次還問起你的工作狀況？

偉軒：她大概是希望我搬走吧。

思誠：那跟這有什麼關係。

偉軒：你把你媽想得太簡單。你是她生的，她比我還了解你。

思誠：了解我什麼？

偉軒：你不想讓她知道的地方。

思誠：（笑，試著緩和氣氛）那也沒有比你知道的多。不是嗎？

偉軒：（笑）我只知道你是龜毛处女座。而且還是個老處女。

思誠：所以你今天就走？

偉軒：反正這房子也需要一點時間，恢復成單身的樣子。

思誠：先吃過飯吧。不急。

偉軒：我找不到手機。

思誠：我今天弄了你喜歡的水煮蝦，等等就可以上桌。

偉軒：你有看到我手機嗎？

思誠：……沒有。我沒看到。

（偉軒想再發問時，思誠已轉身離去，可以隱約聽見場外的碗盤碰撞聲。）

（偉軒在桌旁坐下，臉色有些無奈。）

（場上突然輕聲傳來的 Bread 麵包合唱團的經典名曲〈If〉，偉軒聽著歌，臉上表

情十分懷念。）

（思誠回到場上，興味盎地望著偉軒。）

思誠：記得嗎？

偉軒：記得什麼？

思誠：喔……沒什麼。

偉軒：今天幹嘛弄這些菜？

思誠：慶祝你考完試。

偉軒：可是我沒考上。

思誠：只差一點了，分數比去年高。

偉軒：只差一點就是沒考上。

思誠：明年還有機會。

偉軒：明年我不會去考。

（停頓。）

思誠：那你要做什麼？

偉軒：當代課老師啊。

思誠：那一點保障也沒有。

偉軒：我喜歡。

思誠：難道你要代一輩子課。

偉軒：不會。想走的時候我就走。我不想被綁住。

思誠：你不是一直想當老師。

偉軒：難道我現在不是？

思誠：但我完全相信你有能力可以當上正式老師。

偉軒：之後呢？

思誠：什麼之後？

偉軒：我不希望有天我工作只是為了一份穩定薪水。

思誠：那只是一部分。

偉軒：那你呢？

思誠：我喜歡當老師。

偉軒：你媽比你更喜歡。

思誠：她跟我們討論的事沒關係。

偉軒：怎麼沒有？那就像你希望我考上正式老師一樣。

思誠：我只是希望你能有穩定的生活。

偉軒：問題是我不要。

（思誠要再發話時，口袋裡的手機響了。）

（兩人沉默。）

偉軒：把手機給我吧。

（思誠拿出手機，看了一眼螢幕，又秀給偉軒看。）

（手機鈴聲又響了幾聲，安靜。）

思誠：你今天去住他家？

偉軒：只有他有地方能收留我幾天。

思誠：喝酒遇到的？

偉軒：他是我朋友。

思誠：總還有其他人可以選吧。

偉軒：拜託。

思誠：還是我等等打個電話給小妹，問問看她家可不可以。

偉軒：不要這樣。

思誠：不然我出錢讓你去住旅館。

偉軒：你夠了沒！

（偉軒伸手要去搶手機，思誠退開。）

（電話又打來，思誠把電話按掉。）

思誠：他不是個好人。

偉軒：你根本不認識他。

思誠：跟他往來對你沒好處。

偉軒：我不是你學生。

思誠：不准再跟他聯絡。

偉軒：我可以自己判斷。

思誠：你能嗎？

（稍長的停頓。）

思誠：他給你吃搖頭丸？

偉軒：你偷看我手機！

思誠：你吃了嗎？

偉軒：……吃了。

（停頓。思誠竭力壓抑情緒。把手機重重砸在桌上。）

思誠：你瘋了嗎？那是毒品！

偉軒：我只試了一次。

思誠：一次也不行！如果被別人知道，你這輩子就毀了。

（停頓。）

偉軒：你曾經試著越過那條線嗎？

思誠：我沒蠢到做那種事。

偉軒：我說的是越過那條線，不那麼乖，不那麼保持在正常軌道裡，像走在一條線上，隨時會掉下去，嚇死人地清醒，然後紮紮實實感覺到自己活著。

思誠：相信我，如果必要，我會抓你去勒戒。

偉軒：那次用藥，是我這幾年裡最快樂的時候。

你知道嗎，我好像重新做回我自己！

思誠：能維持多久？你要當你自己，竟然還要靠毒品。

偉軒：對，因為我沒 *guns*！我只能準時地每天去上班，裝得跟別人一樣，然後教學

生要勇敢愛自己、接受自己。下課回到辦公室我還是得乖乖的，當個努力向上，跟同性戀一點關係都沒有的代課老師。

思誠：接下來呢？你要去參加搖頭趴還是雜交派對？

偉軒：那是我的人生，我自己選擇。

思誠：如果跟報紙寫的一樣，你得病了。你就一輩子都甩不掉！

偉軒：那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思誠：難道你忘了那個我們認識的朋友，得了那種病，工作和男朋友都沒了，最後走投無路，連家也回不去。

偉軒：那你不就剛好可以擺脫我！

（停頓。）

思誠：把這句話收回去。

偉軒：你心裡頭一直這樣想，不是嗎？

思誠：難道你沒看到我為你做了那麼多。

偉軒：所以我更不能拖累你。

思誠：你他媽真不知好歹！

偉軒：現在你認識我了。

思誠：滾吧！（失控）——滾！

（偉軒伸手要拿桌上手機，卻被思誠一把搶過扔到地上。）

（兩人劍拔弩張地對望。）

（偉軒拿起旅行袋，走了幾步，又回頭。）

偉軒：這屋子太小，住不下我們兩個人。你的正常生活裡面沒有我。我走了，你就可以回去當個好老師、好老公、好爸爸，像你媽希望的那樣。如果最後都要分開，早點發生也好。

（停頓。）

思誠：你記得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偉軒：我們不會再有下一個週年紀念日了。

思誠：我們的感情呢？就這樣斷了？

偉軒：老頭……你連自己都無法愛，又怎麼能夠愛我？

（偉軒離去，燈暗。）

第三場

（諮商室。思誠和小瑜對坐在桌子兩端，沉默。）

（小瑜低頭玩著自己的指甲。）

（手機訊息聲響起，小瑜從身上口袋拿出查看，思誠走過去一把拿走。）

小瑜：那是我的手機。

思誠：妳不知道我有沒收別人手機的嗜好。

小瑜：還我。

思誠：妳可以拿著手機走人。但在我的地盤。（搖頭）

（小瑜站起身，從思誠手裡拿了手機，往門口走去。）

思誠：我送妳回班上。這節是楊老師的課。

小瑜：我不想回去。

思誠：我從課堂上把妳找來，也有義務把妳安全送回去。

（小瑜望著思誠，將手機放回桌上，又回到位子坐下。）

小瑜：我突然不想走了。繼續吧。反正只剩十幾分鐘。

（停頓）

思誠：我一直以為這裡收訊不太好。原來還是收得到簡訊。

小瑜：……

思誠：剛剛那是簡訊嗎？還是別種通訊軟體？上次有學生問我帳號多少，我還以為他是在跟我要臉書。

小瑜：……

思誠：我如果加你臉書好友，妳覺得呢？底下會不會有一堆妳朋友的奇怪留言，說，哇，這個老師好噁心！

小瑜：你可以不用這個樣子。不用浪費時間。

思誠：我們剛剛已經浪費了半小時，現在才剛要開始。

小瑜：如果要寫什麼回饋單或是悔過書，我現在就可以開始。

思誠：寫什麼？

小瑜：看你啊。

思誠：我要妳寫什麼，妳就寫，那不是很假？

小瑜：也是。談一次就變乖小孩，不太可能。不然你給我一疊，時間到，我就交一張給你。

思誠：這有什麼不一樣？

小瑜：就我們兩個知道！我不會跟校長講，你也可以交差。而且我很會寫喔，寫這種東西只要抓到小竅門，一下子就可以寫得很感人。

思誠：那我應該建議你們班的國文老師，派妳去參加作文比賽。

小瑜：小心，說不定就給我拿了一座獎盃回來。

思誠：小心，等等一結束，我就去找你們國文老師。

小瑜：那我們來賭！那個老女人一定會笑著說好，她會再看看有沒有機會。

思誠：妳怎麼知道機會不會來？

小瑜：你以為她會真派我去？

思誠：我沒有理由懷疑她。

小瑜：我是壞學生欸！她很混，同一課連續教三遍，我就舉手問她是不是有老人癡呆？她氣得叫我滾出去。

思誠：難道班上同學沒有站在妳這邊？

小瑜：他們恨死我了。因為老師要開始認真上課！

思誠：妳是故意的吧！妳想溜出去，所以才拚命找老師麻煩。

小瑜：你不笨嘛！

思誠：這麼努力要讓老師和同學都討厭妳，好嗎？

小瑜：沒差！因為我是質數，獨一無二的質數！你知道那是什麼？

思誠：我不曉得妳這麼喜歡數學！

小瑜：質數只能被自己和一整除，所以它不需要任何多餘的人！

思誠：這樣不會太寂寞？

小瑜：不然你去找個討厭鬼和我作伴。

（停頓）

思誠：有天早上，媽媽氣急敗壞地跑小明房門前，邊敲邊喊，小明，今天第一天上學，你快遲到了，還不趕快起床！小明說，我才不要去上學，反正老師不喜歡我，同學也討厭我。媽媽嘆了一口氣說，這樣好嗎？你是校長欸，怎麼可

以不去參加開學典禮。

（小瑜笑了。）

小瑜：你不怕我去跟校長告狀。

思誠：我也知道妳故意逃課。

小瑜：（打量思誠）……你不錯喔！

思誠：妳也沒有那麼讓人頭痛。

小瑜：那是因為你很上道，我不會弄你。

思誠：雖然我沒辦法送妳去參加作文比賽，但在這裡，妳可以想講什麼就講。

小瑜：為什麼？因為這個破地方沒人會來偷聽？

思誠：因為在這裡，妳是在對自己說話。跟自己講話，最簡單，也最難，因為妳沒

辦法撒謊。

（小瑜作出不置可否的表情。）

（思誠從資料夾拿了一張單子，放到小瑜面前。小瑜看了後，笑。）

小瑜：所以今天我要寫什麼？小瑜答應輔導老師，以後都不會說謊。

思誠：那種事連我都做不到。

小瑜：那這要幹嘛？

思誠：讀書心得。我不是託班長把一本書轉交給妳。

小瑜：我沒看。

思誠：喜歡那個故事嗎？

小瑜：挺無聊的。

思誠：會嗎？我還滿喜歡《快樂王子》。

小瑜：你不覺得情節超噁！一座雕像要一隻笨鳥把他身上的肉一塊塊扒下來，分送給可憐的人。

思誠：是燕子。

小瑜：有差嗎？反正他們最後都死了，全都被丟到垃圾堆去。

思誠：雖然最後快樂王子兩眼都瞎了，全身灰撲撲的，又醜又不值錢。可是那隻燕

子陪他到最後一刻。只有燕子聽見了，王子藏在心底的話。

小瑜：（拿起筆寫）講慢一點，我來不及抄。

思誠：那是我的感想。

小瑜：我的感想你不喜歡啊？

思誠：除了噁心以外沒有別的？

（停頓）

小瑜：要是你不值錢，就等著被一腳踢開！

思誠：你不覺得妳會遇到像燕子一樣的朋友？

小瑜：你幾歲，還講這種話！怎麼出來社會混？

思誠：我已經在這個世界上混了四十二年。

小瑜：那不一樣。你是老師。你只在學校混。

思誠：那妳在哪混？

小瑜：夜市。

思誠：逛夜市算日常休閒。

小瑜：我在夜市討生活。賣業績超好的胸罩。

思誠：妳還是學生。

小瑜：我滿十六歲了。

思誠：法律規定，滿十六歲以上的女學生，不可以在晚上十點到凌晨六點從事夜間工作。

小瑜：法律不會付我每個月兩萬塊生活費。

思誠：這麼晚還待在外頭，妳家人會擔心。

小瑜：你是說我哪個家人？

我爸在跑路，我阿嬤老到連自己都不認得。我還得負責照顧她。

思誠：我看了前一個輔導老師留下的紀錄。寫說，妳告訴她說媽媽已經車禍過世。

小瑜：所以呢？

思誠：……如果妳需要，我可以幫妳問問看有什麼補助。

小瑜：不用了。我喜歡自己賺錢自己花。

思誠：夜市龍蛇混雜，對妳來說太危險。

小瑜：我在夜市學到的東西，比學校還多。

思誠：像什麼？

小瑜：看人臉色！你猜我主要客人都是哪些傢夥？

思誠：我不買胸罩。

小瑜：可是來買的很多是男人……他們其中一半是想要變成女孩，另一半是結了婚，想出來看看其他女孩。我都會趁他們經過的時候，整理攤子上的胸罩（向桌面傾身）。而且老闆都要我穿這麼短的短褲上班（在腿上比了比），冬天超冷的。

思誠：所以妳更應該換工作了。

小瑜：那怎麼可以，我前陣子才剛加薪。上個月收攤，老闆要我跟他回家，試一下新到貨的胸罩，結果你知道怎樣？我騙他我有用手機錄音，之後薪水就漲了，每個月多五千。

思誠：這就是妳學到的？

小瑜：如果你不值錢了，就會被一腳踢開。所以，隨時都要讓自己包裝良好。

思誠：《快樂王子》的作者大概沒想到，有人會這樣讀他的作品。

小瑜：我有上網查喔，他是 gay。

思誠：沒錯，但他是個好作家。

小瑜：你是 gay 嗎？

思誠：這重要嗎？

小瑜：所以你是囉。我看人很準。

思誠：我是或不是，跟我們的談話無關。

小瑜：所以在這裡，只有我需要誠實，你是大人，可以不用。

（沉默。兩人對望，彷彿較勁。）

思誠：我是個四十二歲的 gay。不過我暫時還不需要胸罩。哪天我改變心意了，一定請妳幫忙。

小瑜：OK。成本價賣你。

（停頓）

思誠：時間不多了。妳知道我為什麼找妳來？

小瑜：我做壞事。和同學吵架。

思誠：有這麼單純就好。可以稍微再講詳細點嗎？

小瑜：我趁同學上廁所的時候，把她反鎖在裡面，還潑了她一桶水。水是從水溝撈上來的，裡頭有很多蚊子可愛的小孩，扭來扭去。那些小蟲子在妳身上爬呀爬的，嚇得她把自己身上衣服全脫了。

思誠：其他同學告訴我，妳們是好朋友。

小瑜：那是以前，現在我看她不爽。

思誠：因為妳看她不爽，就這樣整她。如果換成是妳在裡面？

小瑜：她才抓不到我。我比她聰明太多了。

思誠：妳知道這會有什麼後果？

小瑜：我道歉，而且寫了感人的悔過書。我願意被記過。

思誠：恐怕沒這麼簡單。她媽媽已經在家長會提出，要求校長把你輔導轉學。

小瑜：我不要。

思誠：那妳就不該闖禍。

小瑜：你要怎麼幫我？

思誠：是妳要怎麼幫妳自己。

（小瑜望著思誠，又裝出一副不以為意模樣。）

思誠：妳有兩個選擇。轉班，或者轉校。

小瑜：不行。我要留在原來班上。

思誠：這恐怕由不得妳。

小瑜：那我不要念了。如果我不念書在外面鬼混出了什麼事，全都是你們的錯。你們會內疚一輩子。

思誠：不要這麼有自信。妳走了，可能只有我會記得妳。

小瑜：（脫口而出）殺傑老師也會。

思誠：妳是說楊老師？

（小瑜沉默。）

思誠：那個同學媽媽指著楊老師的鼻子破口大罵，說他管教無方，才讓妳為所欲為。
小瑜：……我知道我錯了。

思誠：她媽媽很堅持，不准妳繼續留在班上。她女兒到現在還不敢來上學。
小瑜：那她還真是不了解自己小孩。

思誠：我去她家探望過她。她看上去還是非常……

小瑜：（搶話）她有告訴你她去燒工廠機車的事嗎？

思誠：栽贓她不會讓妳好過一點。

小瑜：栽贓？是我陪她去的！

思誠：她燒機車做什麼？

小瑜：好玩啊！當好孩子太久，會把人逼瘋的。

思誠：但校長說監視器只拍到學生制服。

小瑜：難道你要她說認出來是家長會長的孩子去作怪！

思誠：校長沒必要袒護她。

小瑜：校長是袒護自己。

思誠：所以是那女孩要妳保密，妳們才吵起來？

小瑜：當然不是。她只是想趕我走。

思誠：妳們不是好朋友嗎？

小瑜：她忌妒老師對我好。我走，她就可以獨占老師了。

思誠：那也沒必要傷害她。

小瑜：她偷拿我寫給老師的紙條，當大家的面，大聲唸出來。

思誠：什麼紙條？

小瑜：道歉用的……是我真心寫的。

思誠：為什麼妳需要道歉？

小瑜：……

思誠：是關於妳指控楊老師騷擾妳？

（較長的停頓。）

思誠：妳想跟我談談這件事嗎？

小瑜：我已經跟校長承認，一切都是我說謊編出來的。

（停頓。）

思誠：妳知道嗎？每回我遇到學生出狀況的時候，我都會先讓自己停下來，假裝我是他們，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及「我」到底做了些什麼。

小瑜：有用嗎？

思誠：非常管用。

小瑜：那我呢？變成我時候，你想到什麼？

思誠：說實在，我不太明白……「我」因為同學唸了我寫給老師的道歉紙條，所以氣得把她關在廁所裡教訓她，可是今天我又突然不想上楊老師的數學課。所以究竟「我」對楊老師有什麼感覺？為什麼要去說謊指控一個願意對我好的老師，而且，還挑在自己生日那天？

（小瑜沉默。）

思誠：妳討厭楊老師？

小瑜：有時候。

思誠：為什麼？

小瑜：不為什麼。

思誠：十六歲的生日，過得不太開心？

小瑜：馬馬虎虎。就我爸從監獄裡面被放出來，我怕他偷我錢去吸毒，就帶著我的小孩出門散步。喔，我的小孩是一條鬥魚，養在鍋子裡兩年了，牠很聰明，每次我餵牠飼料的時候，牠都會先逆時針游兩圈，好像在說，媽媽媽媽，趕快餵我，我快餓死了。

思誠：你們一起去了哪裡晃晃？

小瑜：就到處走走。

思誠：校長說，那天晚上楊老師和她一起留在學校討論事情。

小瑜：對……我自己一個人就可以過得很好，不需要任何人。

思誠：那妳手上那些疤是怎麼回事？

（思誠示意小瑜手臂、手背上那些用指甲掐出的、色澤深淺不一的疤痕。）

小瑜：（撫摸疤痕）這是我的日記。哭的時候，笑的時候，我都用力慶祝。

（稍長的停頓。思誠欲言又止。）

思誠：我最近把你的資料全找出來，發現一個地址，是當初登記用來聯繫你媽媽用的，我認得那個地方。那個機構，專門收容……愛滋病人。

小瑜：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思誠：我……

小瑜：時間到了。

（小瑜拿起桌上手機，要離去，被思誠擋住。）

思誠：我不是故意要挖你隱私。

小瑜：我們家怎樣，他媽的干你屁事。

（小瑜瞪視思誠。）

思誠：我覺得妳需要幫助。

小瑜：真了不起。你希望我告訴你什麼？雖然我媽媽吸毒，是愛滋病患者，但我很健康，不會傳染給你的！

思誠：我知道什麼是愛滋病。

小瑜：當然，你是個四十二歲的老 gay！

（停頓。）

思誠：小瑜。有一些病，比它嚴重多了。

（稍長的停頓。）

思誠：妳喜歡妳自己嗎？在妳的心裡，妳沒辦法對自己撒謊。

（兩人對望。燈漸暗。）

第四場

（場中央有一盞懸吊的燈。）

（小瑜慢慢走向燈，提著一小袋水，嘴裡輕哼著「我的家庭真可愛」旋律。）

（不遠處，另一光源亮起，校長家玲坐在桌前，像是正在晤談某人。）

家玲：妳叫陳佩瑜。

小瑜：大家叫我小瑜。

家玲：從今天開始，妳就要來我們學校讀書了。

小瑜：謝謝。

家玲：我知道先前發生了一些事。把他們都忘了，好嗎？

小瑜：我沒關係。

家玲：既然來了，就在這裡把書唸完。

小瑜：謝謝。

家玲：這裡可能是最後能收留妳的地方。

小瑜：謝謝。

家玲：但妳要答應我，別跟其他人透露家裡的事。

小瑜：我知道。

家玲：這是為妳好。希望妳明白。

小瑜：（搶話）但念書是為了什麼？

家玲：什麼？

小瑜：告訴我，為什麼我一定得畢業？

家玲：把書念好。以後妳就可以選擇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小瑜：妳現在正在做妳想做的事嗎？

家玲：是，也不是。但起碼這是我選的。

小瑜：那妳告訴我，為什麼那些我不認識的人，要趕我走？為什麼他們一點都不認識我，就已經不喜歡我了？

家玲：有些事，長大妳就會明白。

小瑜：我知道喔。我阿嬤也是這樣告訴我。

家玲：家裡是她負責照顧妳？

小瑜：我負責照顧她。

家玲：辛苦妳了。

小瑜：不會。這很公平。雖然她老是打我，說我和我媽媽一樣髒，但還是把我養大了。

家玲：妳媽媽呢？

小瑜：我不認識她。這樣也好，那就算我看到任何東西，也無法想起她。

家玲：……我想告訴妳。我很高興，能夠把妳接來這。

小瑜：沒關係，我不會難過。因為我也當過媽媽。

（湊近看手上的水袋。）我養了一隻魚。牠和我一樣，叫做小瑜。

過我十六歲生日的時候，小瑜死了。我覺得自己忽然變成六十一歲。
原來這就是長大的感覺。

（校長家玲消失在黑暗裡。）

（小瑜將手上的水袋，掛在燈下。）

（場上閃爍粼粼水光，彷彿沉浸在水世界裡。）

小瑜：十六歲生日那天。我把小瑜放到水溝裡，讓牠被水沖走，去到別的地方。

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牠。但是我用力把牠記住了。

（小瑜弄破水袋，讓自己慢慢被水淋濕。）

（場上響起雨聲。）

（另一處燈亮，柔和的居家燈光。毅傑現身，見到小瑜，一臉吃驚。）

毅傑：妳怎麼會渾身都淋溼了。

（毅傑拿來毛巾，連忙幫小瑜擦拭。）

小瑜：今天是我生日。

毅傑：生日快樂！老師粗心忘了，什麼都沒準備。

小瑜：老師，我可以跟你要一份禮物嗎？

毅傑：好啊，妳說！

小瑜：你可以喜歡我嗎？

（停頓。）

毅傑：……我去弄點吃的，不然妳要感冒了。

（毅傑轉身要走，卻被小瑜抱住。）

小瑜：只要一下下就好。你可以用力把我記住嗎？

第五場

（兩人停止動作。燈漸暗。）

（諮商室。思誠領著數學老師毅傑進入諮商室。桌上放了一支錄音筆。）

毅傑：我以為事情都告一段落。

思誠：差不多了。

毅傑：我能幫上什麼忙嗎？

思誠：就陪我聊聊吧。最近輔導室生意挺差的。

（毅傑客氣地笑了，打量四周，發現桌上的錄音筆，想。）

毅傑：我以為只有學生會來這裡。

思誠：諮商室不只服務學生，老師也是。

毅傑：小瑜的狀況還好嗎？

思誠：努力中。

毅傑：可惜不能讓她繼續留在我班上。

思誠：我明白。你也無能為力。

毅傑：那個家長的態度很硬。

思誠：她女兒來上學了？

毅傑：她媽媽堅持要等到小瑜離開，才讓她回來。

思誠：那個女同學自己的意思呢？

毅傑：她說很想念小瑜，願意原諒她。

思誠：真懂事。

毅傑：她是我們班班長。

（停頓。）

思誠：好孩子如果做壞事，我們會更驚訝。

毅傑：你是指……

思誠：這會是機率問題嗎？好孩子比較不容易犯錯。

毅傑：應該是每個人都一樣。怎麼突然聊起數學？

思誠：我還在想你的碩士論文題目。當初怎麼沒繼續往上念？

毅傑：本來想。可是暫時沒能力出國去。

思誠：做另一個選擇也會有不同收穫。

毅傑：看來當老師我不太拿手。

思誠：聽說你先前在另一間學校的教甄不太順利。

毅傑：我在那間學校代課兩年。一切都很好。我以為十拿九穩。

思誠：哪個地方出了錯？

毅傑：有人說看到我和女學生，放學以後單獨待在教室裡。

思誠：這能證明什麼？

毅傑：後來另外一個代課老師考上了。

那天放學他經過教室，還跟我打了招呼……我原本以為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思誠：可惜人很複雜。沒辦法像數學一樣精準、純粹。

毅傑：這件事讓我學到很多。

（停頓。）

毅傑：你也懷疑過自己嗎？當老師這件事？

思誠：每天。

毅傑：怎麼會？

思誠：我們會告訴孩子怎樣當個好學生。可是沒人告訴我們該怎樣當個好老師。

毅傑：我還以為當輔導老師的人，都是充滿熱忱。

思誠：你沒聽過我們系上笑話？通常會去念心輔相關科系的人，都是心理有問題的傢夥。念了四年，畢業以後，有些人好多了，有些人變成超級怪咖，然後他們通通都變成輔導老師。

毅傑：所以你是哪種？

思誠：我是最慘的那種。以為自己一點問題都沒有。

毅傑：這樣不好嗎？

思誠：上任第一天我就去少年觀護所接一個懷孕的女孩回學校，才十四歲。男孩子跑了。我坐在那個女孩面前，看著她臉上一大片瘀青，不知道該怎麼辦。

（頓）那是被她老爸打的。她是故意做壞事被抓，因為被打得實在受不了。

毅傑：後來你怎麼幫她？

思誠：是她幫我。

她讓我看到我的自以為是。在某些人的生活裡，世界以不一樣的方式運作著。

你以為你可以理解，以為你可以變成她來想事情，實際上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直到你真正變成了她。

（停頓。）

思誠：小瑜也教了我很多。

（思誠望著毅傑。）

思誠：你為小瑜做了這麼多，她卻回頭誣陷你。你一定很傷心！
毅傑：是我沒有拿捏好老師和學生的相處份際，讓她誤會了。
思誠：事情都過去了。校長跟我提過，你是清白的。
毅傑：事情爆發的那段期間，我請了假，在家好好檢討自己。
思誠：小瑜說她寫了道歉的紙條給你，結果讓她和同學吵了起來。
毅傑：她有跑來找我……可是我想，我們不太適合再私下見面。
思誠：我想這讓她很難過。雖然她努力隱藏。

（停頓。）

毅傑：你對學生很有一套。

思誠：從哪看出來？

毅傑：上一個輔導老師完全受不了小瑜。

思誠：我們確實聊得滿開心。

毅傑：怎麼做到的？

思誠：我們分享祕密……：你可以和我談談你認識的小瑜嗎？校長特別拜託我，希望
我起碼能說服她轉班。但我遇到瓶頸了。

（毅傑想，轉頭看桌上的錄音筆）

毅傑：如果講不清楚，會不會反而給你添麻煩。

思誠：只是參考用，又不是做筆錄，別擔心。

（思誠拿起錄音筆，對毅傑秀了秀裡頭沒有電池。）

思誠：這錄音筆是拿來記學生和我之間的談話，回頭我才好整理。

毅傑：小瑜對你講話的口氣好嗎？

思誠：我都想幫她準備漱口水了。

毅傑：你們都聊些什麼？

思誠：小事……：聊她心裡的事。

（小瑜從暗處走出，彷彿是某次前來諮商室。）

（小瑜拿起桌上的錄音筆，好奇觀望。）

小瑜：在錄音？

思誠：對啊！如果對我再這樣沒大沒小，妳就完蛋了。

小瑜：（打開發現裡頭沒有電池）這招唬不住我的。

下次我買幾顆電池送你，你回家還可以繼續聽我怎樣對你不禮貌。

思誠：我的腦袋比錄音筆好。妳說什麼，全記在我腦海裡。

小瑜：那你放這個做什麼？

思誠：提醒我自己，多聽一點，少說話。

小瑜：今天要我分享什麼？

思誠：聊聊毅傑老師上課情形怎麼樣？

（停頓。）

毅傑：我們從哪開始？

思誠：上課吧！你的數學課受歡迎嗎？

毅傑：老實說，沒什麼人理我。

思誠：小瑜呢？

毅傑：她滿專心的。

小瑜：上課的時候，我根本聽不懂。

思誠：成績好嗎？

毅傑：不大行。

小瑜：每次考試我都超爛。

思誠：怎麼會？

毅傑：我也搞不清楚。但她上課的時候，都很認真望著黑板。

小瑜：我只是喜歡盯著數學老師看。

思誠：成績一直上不來，你找她聊過嗎？

毅傑：她的好勝心很強。我盡量鼓勵她。

小瑜：數學真是太難了。

毅傑：上課的時候，我會點她回答問題。

小瑜：老師從來不罵我。

毅傑：我會問，這個公式大家有印象嗎？

小瑜：不管他問什麼，我都會舉手。

毅傑：常常整個教室一片安靜。

小瑜：教室很安靜的時候，好像就只剩下我們兩個。

毅傑：只有她會回答我。

小瑜：他是唯一一個會聽我講話的老師。

毅傑：小瑜本性不壞。她是個……很特別的孩子。

（停頓。）

思誠：她媽媽生病的事，對她影響很大。

（毅傑沉默。）

思誠：我看到你去做家訪紀錄。那個地址。

毅傑：我去家訪的時候，小瑜的媽媽已經不在那。我答應校長，不跟其他人透露這件事。

思誠：小瑜告訴我，她很感謝你為她做的一切。

（停頓。）

小瑜：每天去夜市上班前，我會偷偷跑到老師家外頭，看看他們家的窗子，是不是亮的……只要是亮的，我就會覺得很安心。

思誠：妳覺得這種感覺是什麼？

小瑜：我喜歡毅傑老師。那是我自己的事。

思誠：那為什麼妳說楊老師刻意把妳帶去她家？

小瑜：我不知道。

思誠：妳知道說謊和傷害同學這兩件事，很可能會害妳離開學校。

小瑜：我闖的禍我自己負責。

思誠：如果我告訴你，毅傑老師也贊成讓你離開呢？

（停頓。）

思誠：你還記得自己十六歲生日嗎？

毅傑：（搖頭）這麼久的事了。

思誠：小瑜選了自己生日那天，指控你對她有身體接觸，就在他家。

毅傑：我也不明白為什麼她要撒謊。

思誠：我問她，老師對你這麼好，為什麼這樣做？

毅傑：是我沒能教好她。

思誠：反正也不重要了。如果小瑜不轉班，就得離開這裡。

毅傑：也許換個環境對她是好事。

思誠：可惜一直到最後，小瑜都沒有告訴我，究竟她指控你的那天晚上，去了哪？

過完十六歲生日，她好像迅速長大，寫了一份非常周全的悔過書，一點漏洞也沒有。

（停頓。）

（思誠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紙，攤平在小瑜面前的桌上。）

思誠：這上面的內容是真的嗎？

小瑜：重要嗎？

思誠：對我來說是。

小瑜：（不看悔過書，背出其內容）……我辜負毅傑老師對我的付出，內心感到非常慚愧。我不值得老師對我這麼好……因為我指控老師對我做好的每一件事，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假的……

（停頓。思誠凝望坐在椅子上倔強忍住難過情緒的小瑜。）

小瑜：……像我這樣的人，也可以被喜歡嗎？

（思誠慢慢轉頭，迎上毅傑的目光。）

思誠：最後，我還有一個疑問。毅傑老師，那天晚上你人在哪？
毅傑：我和校長那時候……

思誠：（打斷）那天校長不在學校，那時候她在……另一個地方……

所以你其實是和小瑜在一起。

你覺得有多少機率，我是正確的？

（毅傑望著思誠，沉默。）

（燈漸暗。）

第六場

（毅傑站在場上，一束光照出他的影子。）

（影子頂端，放置了一張空蕩椅子。）

（小瑜現身，坐到椅子上，一臉雀躍。）

小瑜：老師。

毅傑：今天怎麼會考成這樣。

小瑜：（笑）知道我就不會在這裡了。

毅傑：狡辯。

小瑜：六十一分挺好的。

毅傑：只比及格好一點。

小瑜：我是故意的。

毅傑：那下次妳可以故意考一百分嗎？

小瑜：老師，你沒發現？

毅傑：怎麼沒有。這些題目我們都複習過，妳竟然還會錯。

小瑜：六十一是質數喔！

毅傑：所以呢？

小瑜：在這個世界上，質數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它只能被它自己和一整除。

毅傑：對。這是我說過的話。

小瑜：下個月是我十六歲生日。

毅傑：十六不是質數。

小瑜：要等到我六十一歲，我都老了。

毅傑：如果只妳考十六分，我會揍妳。

小瑜：……我過生日，你可以送我一份禮物嗎？

（小瑜消失在黑暗中。）

毅傑：我很喜歡小瑜。她讓我覺得，我無所不能，可以幫助她克服一切障礙。

漸漸，不知道是從哪裡，事情開始一點一點變質。

直到那晚過後。我越過那條線，已經沒辦法踩下煞車。

（敲門聲入。小瑜從另一方向現身。）

毅傑：……放學怎麼還不回去？

小瑜：老師不下班嗎？

毅傑：還有事要忙。

小瑜：可是昨天我們也沒有補到課。

毅傑：我想……妳已經可以趕上同學了。

（停頓。）

小瑜：我等你。

毅傑：不用了。

小瑜：我就待在外面。

毅傑：等等會有其他老師經過。

小瑜：那就不要躲我！

（停頓。）

小瑜：我哪裡做錯了嗎？
毅傑：沒有。
小瑜：那為什麼不理我。
毅傑：妳多想了。
小瑜：那班長呢？她昨天來找你，你們聊了快一個小時。
毅傑：我們是在討論事情。
小瑜：她比我漂亮嗎？
毅傑：回去吧。
小瑜：如果我現在哭著跑出去，別人會怎麼想？
毅傑：夠了沒有！
小瑜：你沒辦法這麼容易把我甩開。
毅傑：妳到底在講什麼！

（停頓。）

小瑜：我什麼都做得出來！不要逼我！
毅傑：我不接受威脅！
小瑜：我不必威脅你。我只需要把事情說出來。
毅傑：說什麼？
小瑜：那天晚上，老師，你把我帶回去你家……
毅傑：誰會相信妳說的謊？
小瑜：來試看看啊！
毅傑……：那天晚上我們沒見面……：這才是事實。

（毅傑別過頭去，不看小瑜。）

小瑜：為什麼你不看著我！起碼你要看著我啊！

（停頓。）

小瑜：我有的東西不多。每一樣我都會牢牢抓住在手裡。

（小瑜離去，消失在黑暗裡。）

毅傑：那一刻，我只想把這個女孩趕走。我從來都不知道，我可以這樣充滿恨意。

（燈漸暗。）

第七場

（諮商室。家玲表情嚴肅、心煩意亂。）

（思誠進來時，兩人交換了片刻目光，氣氛冷淡。）

思誠：妳找我？

家玲：是。

思誠：我也正想找妳。

家玲：把門鎖上。

（思誠鎖上門，轉身，與家玲對望。靜默。）

家玲：什麼時候你才要告訴我偉軒的事。

思誠：妳是說哪一件？

家玲：不要跟我裝蒜。

（思誠沉默。）

家玲：我以為我們是朋友。

思誠：我們是，但很多事妳幫不上忙。

家玲：愛滋老師這個標題有多聳動，你知道嗎？那些記者瘋了一樣守在偉軒以前教書的學校，好像在抓一個逃犯。

思誠：醫院不該洩漏偉軒生病的事。

家玲：現在那個在醫院當護士的家長，跟英雄一樣。你知道這代表什麼？

（停頓。）

家玲：跟偉軒比較親近的學生，已經開始被學校專案輔導。他們甚至把偉軒用過的電腦交給警方，要調查他有沒有和誰……

思誠：為什麼不敢講？要調查他有沒有和別人上床、惡意散布愛滋病，或者是對學生下手。

家玲：這是犯罪！有五到十二年刑期！

思誠：他已經死了，沒有人能定他的罪。

家玲：事情不會到此為止。一堆教育團體跳出來。加上媒體和警察，偉軒會被他們生吞活剝。

（停頓。）

思誠：妳和偉軒認識也超過十年。

家玲：這不是我相不相信就可以解決的事。

思誠：偉軒是個好老師，不是壞人。

家玲：我沒說他是壞人。

（停頓。）

家玲：偉軒媽媽現在被逼得躲在家裡，不敢出門。你想她是什麼心情？

思誠：偉軒在醫院的時候，她就已經知道了。

家玲：什麼時候的事？

思誠：半年前。偉軒咳嗽咳了兩三個禮拜、發燒、體重少好幾公斤，我還想，怎麼這次感冒這麼難好……送去醫院的時候已經晚了。

家玲：難道他沒有懷疑過自己生病的原因？

思誠：可能有，但他沒說出來。所以醫生一直以為是一般肺炎，怎樣都治不好。
家玲：他連你也沒有坦承？

思誠：有天醫生告訴我，說可能是肺囊蟲引起的，我才突然明白過來。

家玲：結果把命都送掉了。

思誠：偉軒媽媽一邊哭一邊還安慰我。她是少數知道我們在一起的人。

家玲：你有想過為什麼偉軒會染上這種病？

思誠：兩個人在一起，不見得不寂寞。我們都有自己的難題。

家玲：我一直以為你們很好。

（停頓。）

思誠：我們曾經分開過好一陣子。

有天他突然回來，話變得很少，我們又繼續生活在一起，可是不會做愛……
偶爾我會發現他一個人躲在浴室裡打手槍。

（兩人沉默。家玲望著思誠。）

家玲：那個爆料護士說，過世的男老師有個男朋友，可能也被感染了。

思誠：妳想憑記者的腦袋，多久會找到這裡。

家玲：……思誠，你要怎麼辦？

思誠：幫我做篩檢的那個醫護人員，問起我和偉軒的關係。

我說，他是我男朋友。這是我第一次跟陌生人承認我們的關係。

家玲：我不會讓你曝光的。

思誠：我不想逃了。

家玲：我已經通報教育局。他們會盡快安排你離開，可能到中南部的學校去。

（停頓。）

思誠：所以現在我和小瑜都變成妳的麻煩了。

家玲：關小瑜什麼事？

思誠：我知道小瑜的媽媽因為毒癮，染上愛滋。

家玲：……誰告訴你的？

思誠：所以妳也要把我藏起來，或是趕走嗎？

家玲：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思誠：為什麼？因為這也是學校的汙點？

家玲：不要那樣對我講話！

當初她家裡情況被發現，班上所有家長威脅要轉班，走投無路的時候，是我把她接來這裡！

思誠：所以妳要她安安靜靜，最好把自己都給忘了。

家玲：我是在保護她。

思誠：妳有想過她到底需要什麼嗎？

家玲：我要讓她把書好好念完。

思誠：然後呢？

家玲：那我希望我怎樣？

思誠：妳難道沒看到她手臂上那些疤痕？那是她在求救。

她不是壞孩子。她只是……非常孤單。

家玲：等她長大，她會明白這個世界沒那麼容易。

思誠：這些都只是漂亮藉口。

家玲：我盡力了。

思誠：但她還是必須離開這間學校，對吧？

家玲：我擋不住家長會的壓力。我很抱歉。

思誠：接下來呢？她會被趕去哪？某間中南部的學校？

家玲：我會盡我所能，找到一個適合她的地方。

思誠：不會有這種地方的。她快要放棄自己了。

家玲：這個時間點留下來未必對她好。

思誠：離開這裡，她的人生就會走偏到另一個地方。沒人可以把她拉回來。

家玲：我沒有太多的選擇。

（停頓。思誠極力克制怒氣。）

思誠：憑什麼一切都由她承擔。

家玲：你一開始不也贊成讓她換個環境。

思誠：是啊！光是她那樣欺負同學，她就應該走人！但她說的每一件事，真的全都是謊話嗎？

（兩人對望。沉默。）

思誠：我一直在等你告訴我小瑜和毅傑老師的事！我以為你會。我很失望。

家玲：我……

思誠：（打斷）你幫毅傑老師掩蓋真相。你那天晚上根本不在學校。

別對我說謊。我會看不起你。

（靜默。）

家玲：那是個錯誤，我察覺的時候已經晚了。

我找了小瑜來，她告訴我，她不是真心要指控毅傑老師。

我已經禁止他們再見面。

思誠：這應該要被通報處理。

家玲：我知道。

思誠：但你沒有做。

家玲：對。

思誠：為什麼？

家玲：我不會為自己辯解的。

思誠：為了保下你的學校？

家玲：我不能冒險。無論是小瑜家裡的狀況，或是毅傑老師這件事。

思誠：所以你選擇犧牲小瑜。

家玲：對。

（靜默。）

思誠：妳知道為什麼我會確定妳那天晚上不在學校？

我打給秀芬，原本想問問她近況。

她告訴我，阿國學長自殺前的幾分鐘，打過電話給妳，但妳沒有接。

檢察官看到通訊紀錄，找妳去問話，就在那天晚上。

（家玲望著思誠。）

家玲：秀芬說了什麼？

思誠：沒說什麼。她只是告訴我這件事。非常平靜。

（家玲沉默。）

思誠：妳不知道那通電話是阿國學長打的？

家玲：我有看到。

思誠：為什麼沒有接？

家玲：接起來，能講什麼？

思誠：妳有沒有想過，也許阿國學長他……

家玲：（打斷）我們已經都有自己的生活。他結了婚，是別人的丈夫。死了也是。

這點是改變不了的。

（稍長的停頓。）

思誠：所以時間真是會改變一個人。

（思誠走開些，整理情緒，又轉身。）

思誠：妳知道嗎？每天早上我打開報紙，看見那些整版的社會新聞，都會想起我第一個經手的輔導個案！一個十四歲未婚懷孕、前途茫茫的女生！後來她就這樣消失，再也沒來上學……我什麼也做不了，因為我是個連自己也接受不了的窩囊廢，等著退休過著無聊安穩的生活，只會要她加油，努力念書，長大

後去開創自己的人生。媽的，這些屁話連我都不相信。我已經躲了一輩子。我不要小瑜跟我一樣。我不會就這樣放過這件事！哪怕我會惹禍上身，我也不會讓小瑜聽你們的安排，乖乖被趕去其它學校。當然，妳可以去舉報我！那妳就是個英雄了。

（停頓。）

家玲：你知道我不會。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思誠：現在我已經不敢那麼肯定。

家玲：當初是什麼讓你答應來這間學校？

（停頓。）

思誠：因為妳的電話。

妳打來的時候，我正在醫院陪偉軒。那天是他最後一次醒著。護士安慰我，說只要按時服藥，我跟正常人沒兩樣。平均壽命只會差一歲。往後還有非常多的時間。

（停頓。兩人對望。）

思誠：我告訴她，我不怕死。我只是不想一個人活著。

（思誠積累的情緒和武裝，彷彿到此刻潰堤，再也止不住悲傷。）

（家玲溫柔擁抱思誠，像是哄著一個孩子。）

（燈漸暗。）

第八場

（家玲坐在一張椅子上。）

（傳來電話答錄機的聲音，接著阿國留言。）

阿國OS：家玲，是妳嗎？

我是文國。好久都沒看到妳。最近不忙的話，想跟妳見個面。

就約我們以前念書常去的那個小公園。

（傳來電話答錄機語音結束的聲音。靜默。）

家玲：再見面的時候，阿國瘦了很多，臉上有些皺紋，頭髮灰了，非常累。

快十年沒見，沒想到我還記得這些小地方。

他望著我，笑笑地說，胃痛的老毛病好些了嗎？

我沒告訴他，他打來說想見我的時候，我的胃痛就已經發作。

我們一起待在小公園裡，天色越來越暗。

像是昨天才剛剛考上校長一樣，高興地聊個沒完。

突然阿國手機響了。

他道著歉，走到一邊去接。

接起電話的時候，聲音非常溫柔。

對秀芬說，我等等就回去了。

講完電話，阿國轉過身來的時候，我已經站了起來。

我本來想問他，等等要不要去吃點什麼。

嘴巴裡頭跑出來的聲音卻說，以後還是不要見面好了。

我不知道，那次就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他沒有生氣，或難過，就只是點點頭，抱歉地笑了笑。

之後過沒幾天，阿國就自殺了。

（家玲撥出手機，場上傳來電話另一頭的秀芬聲音。）

秀芬OS：喂，請問找誰？

家玲：……秀芬，我是家玲。

（停頓。）

秀芬OS：怎麼了嗎？

家玲：我剛剛去見了檢察官。他們問起文國的手機通訊記錄。

秀芬OS：他們有告訴我這件事。

家玲：其實文國平常不會和我私下聯絡。

秀芬OS：怎麼突然提這個？

家玲：我怕妳多想。

秀芬OS：沒關係，其實都不重要了。

家玲：……對啊，都不重要了。（頓）那……妳多保重……

（家玲準備掛上電話時，秀芬聲音又傳來。）

秀芬OS：文國有告訴妳，我們離婚了嗎？

家玲：我不知道。

秀芬OS：我一直叫他找個時間約妳出來走走。不曉得他做了沒。

家玲：有。我們見面了。像老朋友那樣。

秀芬OS：日子過真快。家玲。

家玲：是呀。

秀芬OS：照顧自己。

家玲：好。

（家玲掛上電話。）

家玲：掛上秀芬電話的時候，我忽然好想打給某個人講話。只是通訊錄裡好幾個號碼，我找不到半個合適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思誠。想聽到他的聲音，再告訴我，我們年輕時一起做過的事。

（燈漸暗。）

第九場

（思誠待在諮商室裡，彷彿正在等待某人。）

（一陣急敲門，小瑜等不及便闖入。思誠看到小瑜，訝異。）

小瑜：你等一下要和誰見面？

思誠：現在還是上課時間，快回去。

小瑜：回答我！妳在等誰？

（停頓。）

思誠：我等一下和毅傑老師有約。

小瑜：找他做什麼？

思誠：妳不需要知道。

小瑜：我已經答應要轉學。事情就到這裡，好不好？

思誠：我不會讓妳走的。

小瑜：禍是我闖的，我自己承擔。

思誠：就算是妳闖了禍，也不該都算在妳頭上。

小瑜：我會害毅傑老師以後會沒辦法教書。我不想這樣！

思誠：他必須自己面對。

小瑜：為什麼妳就是不肯放過他？

（停頓。）

思誠：我已經從校長那，知道全部的事！

小瑜：你不知道……那不是全部！

我只是希望他不要躲我，才會故意說他侵犯我！

思誠：無論如何，他都不該踰越自己的本份。

小瑜：你可以幫我嗎？我願意答應你任何事！只要你把這件事壓下來。

思誠：我不會讓你曝光！

小瑜：我不要你保護！我願意離開這裡！

思誠：離開，妳要去哪？

小瑜：哪都行！

思誠：妳哪都去不了！妳會像顆球一樣，被其它學校踢來踢去！

小瑜：我可以不要念書。反正我也不喜歡。

思誠：妳可以不要念，妳甚至可以去做任何妳想做的事！但不是像現在這樣！

小瑜：不要對我說這些大道理！連我父母都不管我死活了，你是我誰？不要自以為

了解我。

思誠：有天妳會明白的……但要是我現在讓妳離開，就沒有人可以幫妳了。

小瑜：如果這些得靠犧牲毅傑老師才能換來，我不要！

思誠：你沒有犧牲任何人！

小瑜：我不要看到他難過……我喜歡他。

思誠：你才十六歲，說這些還太早。

小瑜：起碼我知道自己要什麼！我只要有一個人懂我、愛我就好了。

（停頓。）

小瑜：記得你跟我提過的那個故事嗎？

思誠：……《快樂王子》？

小瑜：從小到大每次生日，我都會覺得自己身上的肉被一塊塊割下來，因為沒有人喜歡我。我就像那尊雕像，哪裡都去不了，只能一個人待著。我覺得自己……

又醜又髒。只有毅傑老師不嫌棄我。

他可以聽見我藏在心底的話。

那天是我自願的。我自己……脫了衣服。

我們喝了點酒，但我很清醒。所以……沒人強迫我……

（停頓。）

小瑜：思誠老師，但為了保住我心愛的東西，我會豁出去的！……請你原諒我。

（小瑜離去。）

（過了會，毅傑老師出現在門外。兩人對望，氣氛緊張。）

思誠：小瑜剛剛離開。

毅傑：我有看到她。

思誠：你知道她跑來找我說什麼嗎？

毅傑：我不曉得。

思誠：她說寧可自己轉學，也不願意傷害你。

毅傑：我很抱歉。

思誠：如果你早點這麼想，也許一切都會不一樣。可惜你選擇了最壞的方法處理這件事！趕她走，也沒辦法幫你掩蓋事實。

毅傑：我那時候嚇壞了，只想趕快脫身。

我願意努力去說服其他家長，讓小瑜能夠留下來。

思誠：這不夠。你必須坦承發生在你和小瑜之間的事，才是導致她一連串失序行為的原因。

（停頓。毅傑沉默。）

思誠：現在只有你能幫小瑜。

就像我說過的，我相信你努力要成為一個好老師。

毅傑：那為什麼不給我一個機會？

思誠：機會已經在你手上。

毅傑：如果說出來，我就翻不了身了！

思誠：說出來，你可以重新開始。

毅傑：說出來，大家會怎麼看我！

思誠：但你可以面對自己！否則你怎麼能心安呢？

毅傑：我可以負擔小瑜的生活費，讓她能夠繼續念書！

思誠：她需要的不是這個！

毅傑：不要逼我。

思誠：我沒有逼你。你可以決定該怎麼做。

毅傑：為什麼你就不能讓這件事過去！

思誠：那我會沒辦法面對我自己。

你不會希望是我去告發你，這樣對你更沒好處。

毅傑：你沒有證據。

思誠：我是沒有。

毅傑：小瑜會替我講話的。

思誠：我想她會。

毅傑：誰會相信你？
思誠：所有人！

（停頓。）

毅傑：如果他們知道你是個愛滋病感染者，那他們大概就不會聽你說了。

（停頓。思誠沉默。）

毅傑：你和電視上那個死掉的愛滋老師有關吧！他就是你說的那個代課老師！

新聞說他有個：很親密的室友，忽然不見蹤影。

思誠：你威脅不了我。

毅傑：如果我說出去呢？……我想你應該最能體會我的感受。

思誠：我和你不一樣。

毅傑：當然。一個有愛滋病的老師嚴重多了。

思誠：我沒什麼好隱瞞！

毅傑：那你為什麼躲來這間小學校？

思誠：我不需要跟你解釋。

毅傑：你可以自己跟記者解釋！

如果他們知道你在這裡的話！已經有好幾個跟那位愛滋老師上過床的人被找到了。

你想他們會怎樣寫你？

思誠：如果你繼續中傷他，我保證我一定揍到你爬不起來！

毅傑：我不想為難你。我的要求很簡單。

思誠：不管你怎麼講，我都不會妥協。

毅傑：就算你把我拉下來了，事情也不會改變！

一旦真相曝光，小瑜還是得走，還有你和校長，甚至是這間學校。

沒有人可以安全脫身。

所以……為什麼我們不維持現狀就好？

（停頓。思誠望著毅傑。）

思誠：小瑜說她在你身上，能夠找到她一直欠缺的東西。但其實你只愛你自己。

但你說對了一件事。

我也是真心喜歡小瑜，我得努力為她做點什麼。

我不會再逃了。

（燈漸暗。）

第十場

（思誠拿著手機走入場上，見到偉軒穿著病人服裝，在桌旁坐著。）

思誠：怎麼不躺著？

偉軒：躺整天了。

偉軒：誰打來？

思誠：家玲。

偉軒：大學姐！她都好嗎？

思誠：怎樣都比你好。

偉軒：也是。

思誠：肺部還痛嗎？

偉軒：一點點。

思誠：護士說抗生素已經發揮效果。只要再多休息一陣子。

偉軒：學姊怎麼會突然打來？

思誠：想我吧。

偉軒：（笑）怎麼這抗生素有催吐效果！

（停頓。）

偉軒：你剛剛遇到感染科醫生嗎？

思誠：你是說是你的菜的那個熟男醫生。

偉軒：醜的那個！

思誠：醜的那個人好多了。

偉軒：報告出來了嗎？

思誠：肺部X光大概要等明天才能看。

偉軒：我是說你的檢驗報告。

（停頓。）

偉軒：他們不肯告訴我。說只有本人才能知道。

思誠：……沒事。結果是陰性，我沒問題。

偉軒：那太好了。

思誠：所以你也得快好起來。

偉軒：就算好起來，我也不能回學校去。

思誠：我幫你請了假。

偉軒：他們沒多問？

思誠：幾個老師原本要來看你，我說你現在很怕細菌，龜毛得很！
偉軒：我的課呢？

思誠：總會有人帶的！他們說學生還在等你回去上《快樂王子》。

（偉軒笑了起來。）

思誠：國中英文課讀這個不會太深？

偉軒：一隻鳥和一尊雕像談戀愛！同志教育要從小做起！

思誠：國中生會有興趣聽這個？

偉軒：我答應他們讀完要請吃麥當勞！全家餐！

思誠：多元成家套餐嗎？

（停頓。）

偉軒：等我出院，就會搬走！

思誠：不行！家裡的MOD機上盒已經續約了。我一口氣繳了三年。而且你訂的頻
道我又不看。

偉軒：（笑）幹嘛浪費錢！

（停頓。）

思誠：結婚吧。

偉軒：誰？

思誠：還有誰？我們結婚吧！

偉軒：什麼？

思誠：就那五個字啊！還什麼！

偉軒：爛死了！這是我聽過最差的求婚！

思誠：這個世界上，只有我會對你這樣講！不用比較！

偉軒：那我豈不是沒得選。

思誠：回家你就有一堆頻道可以轉來轉去。

偉軒：結了也沒用，誰承認！

思誠：我承認啊！你耽誤我這麼久，怎麼可以不給我一個交代！

偉軒：明年就十六年了！

思誠：可以辦四次奧運。

偉軒：好老。

思誠：你會繼續老下去的！

（照在偉軒身上的燈光開始一點點變暗。）

思誠：偉軒，我們的時代好快就過去了。

九一年，同志夜店 Funky 才剛開幕。

我們用劉文正、崔苔菁的歌曲，跳復古恰恰。

那年我們十八、九歲。

你混在人堆裡，那麼開心，一點憂愁也沒有。

（偉軒身上的燈光更暗了些。）

思誠：可惜我們沒有更多時間，去度過更多奧運！

醫生說你肺部組織被破壞得太嚴重，幫你打鎮定劑，做了氣切。

X光片上，你肺部一片白色。

我想像那個畫面，像是《東京愛情故事》最後一集裡頭的雪景。

最後一集了。

偉軒，你快要睡著了嗎？

（偉軒幾乎隱沒在黑暗裡。）

思誠：你還記不記得麵包合唱團的經典老歌〈If〉。

我們第一次見面，你教我唱的那首。

（輕聲唱起）

If the world should stop revolving, spinning slowly down to die,
I'd spend the end with you.

我老忘了下一句……

（黑暗裡傳來偉軒輕聲唱著〈E〉。）

思誠：軒，你睡著了嗎？

插管前，最後你有意識的時刻，你用手腕輕輕碰了碰我的臉。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我能聽見你心裡的話。

我愛你。我也會努力愛我自己。

（燈漸暗。）

第十一場

（小瑜獨自一人安靜在諮商室裡坐著，凝望桌面，出神。）

（家玲姍姍來遲，見到小瑜，停下，若有所思。）

（小瑜見到校長，起身。）

家玲：要處理的事情很多，一時走不開。

（兩人在桌旁坐下。家玲望著小瑜。）

家玲：別擔心，新老師來了以後，妳可以繼續留在原來的班級。

小瑜：謝謝校長。

家玲：我和毅傑老師談過，妳的事不會有其他人知道。妳可以安心在這裡畢業。

小瑜：……毅傑老師會怎樣？

家玲：學校會召開性評會重新調查，最後應該會解聘他。

後續就不是我能掌控的了。這樣也好，一切都回到正常軌道上。

小瑜：但是思誠老師不在學校了。

家玲：他選擇站出來，公開自己的身分，讓這件事情有個了結。

小瑜：是我害了他。

家玲：他沒有怪妳。

小瑜：但如果不是我……

家玲：他告訴我，他很高興最後能遇見妳。尤其是生病以後。

妳讓他找回自己原本的樣子。

（停頓。家玲望向諮商室四處。）

家玲：明年學校要蓋新校舍了。這裡會全部拆掉。畢業以後，妳可以再回來看看。

小瑜：……我不會忘記這裡的。

家玲：這學期結束以後，我跟你們一樣，也會從這裡畢業。

我想我也不會忘記這個地方。

小瑜：可惜我不能再聽到思誠老師對我嘮叨了。

（家玲拿出一支錄音筆，交給小瑜。）

家玲：這是他要留給妳的。最後一次，再聽他講講話吧。

（家玲離去。）

（小瑜望著錄音筆，猶豫，按下開關，傳來思誠的聲音。）

思誠OS：小瑜。聽到這段話的時候，希望妳已經平安無事。

妳大概會想，怎麼年紀大的人，這麼愛碎碎念。

一直沒機會告訴妳……

（思誠從暗處走出，在桌旁坐下，像是正在錄著音。）

思誠：第一次讀《快樂王子》的時候，我才十八歲。覺得這故事亂悲慘一把。過了這麼久以後，為了妳，我重新再讀，忽然能夠多明白一點。

故事裡，每個人都以為快樂王子沒有煩惱，因為他這麼美好，總是笑著。但他身體裡有一顆鉛做的心。這是他一個人的秘密。雖然偶爾也會感到悲傷難過，可是他無法表達。因為他只有一種表情，也只會那一種表情。

小燕子來了以後，告訴他這城市裡許多傷心的故事。

王子一點一點放棄身上那些不重要的東西。最後兩眼瞎了，全身又破又舊。什麼都沒有，只剩下身體裡那顆沉重的心。

快樂王子發現，原來這就是活著的感覺。

（燈光漸暗，乃至全黑，然思誠的聲音仍穿透夜幕而來。）

思誠：我很高興能夠遇見妳。讓我在心碎的時候，還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存在。

我相信，妳會繼續往前走。

難過的時候，聽聽心裡的話，它會告訴妳，該往何處去。

別忘了。妳是一隻，能夠帶給別人禮物的小燕子。

要學會愛你自己。

（思誠話語漸歇，僅剩啞啞的雜音隱隱作響，終至寂靜。）

——劇終——

評審評語

本劇以問題少女出發，透過輔導老師的面談過程，展現了現代社會的種種認同問題，而議題上不僅牽涉教育現場，也對同志議題與社會媒體現象，進行了廣泛的討論。本劇形式較屬傳統，而逐步漸進的對話過程，不但合理揭露了每個人秘密，也讓觀眾有足夠的空間去深入角色空間並建立同理心。

本劇的獲獎關鍵，在於作者有熟稔的寫作技巧，賦予不同角色鮮活的聲音，並將多元的主題，適當地分布在對話情境當中。就演出效果來說，本劇的可演性極大，可觸及的觀眾族群也有廣大的現實基礎。若要論及改進的空間，在於整體敘事節奏略為緩慢且平均，有些對話段落過長，之後若能隨著排練過程而所有修改，應能在演出上取得更大成功。（耿一偉）

得獎感言

來自波蘭的戲劇大師葛羅托斯基說，劇場是人與人相遇的地方。寫劇本的時候，我腦海時常浮現這句話，想像那個存在我腦海裡的小小空間，人們推了門魚貫而入，坐定，乖巧地關上手機（中途也不拿出來偷滑幾下或偷看臉書），然後幕就揭開了。劇本《愛滋味》，感謝評審們的肯定，還有兩年寫作歷程以來，持續給予幫助的各界朋友。它仍在成長，正朝第三版前進，然後小小旅途的停靠站，將會是二〇一五年在水源劇場的創作社劇團公演。

期待在文字之外，我們於劇場裡再次相遇。